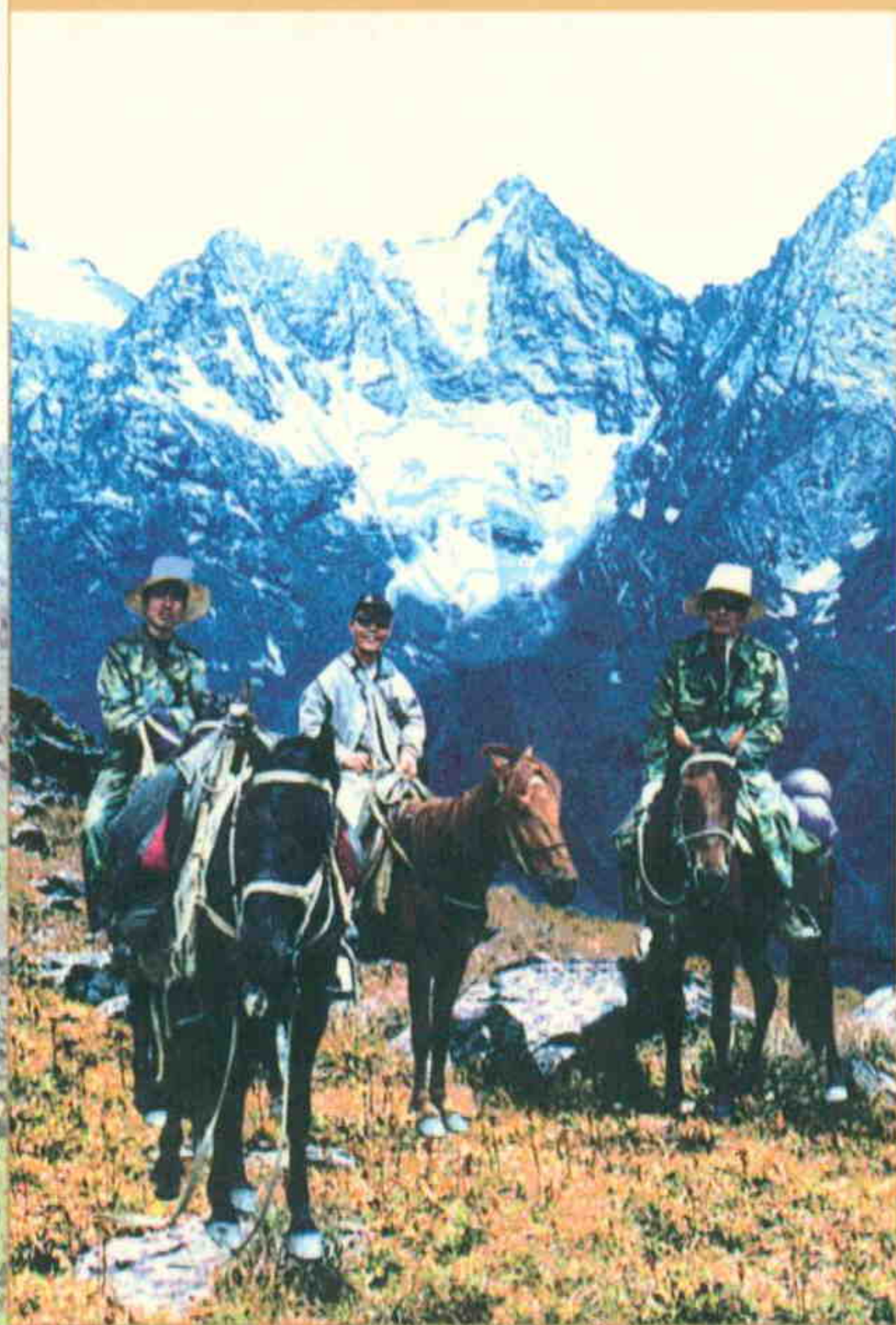


留在 世界上的足迹



孙振光

著



■ 新疆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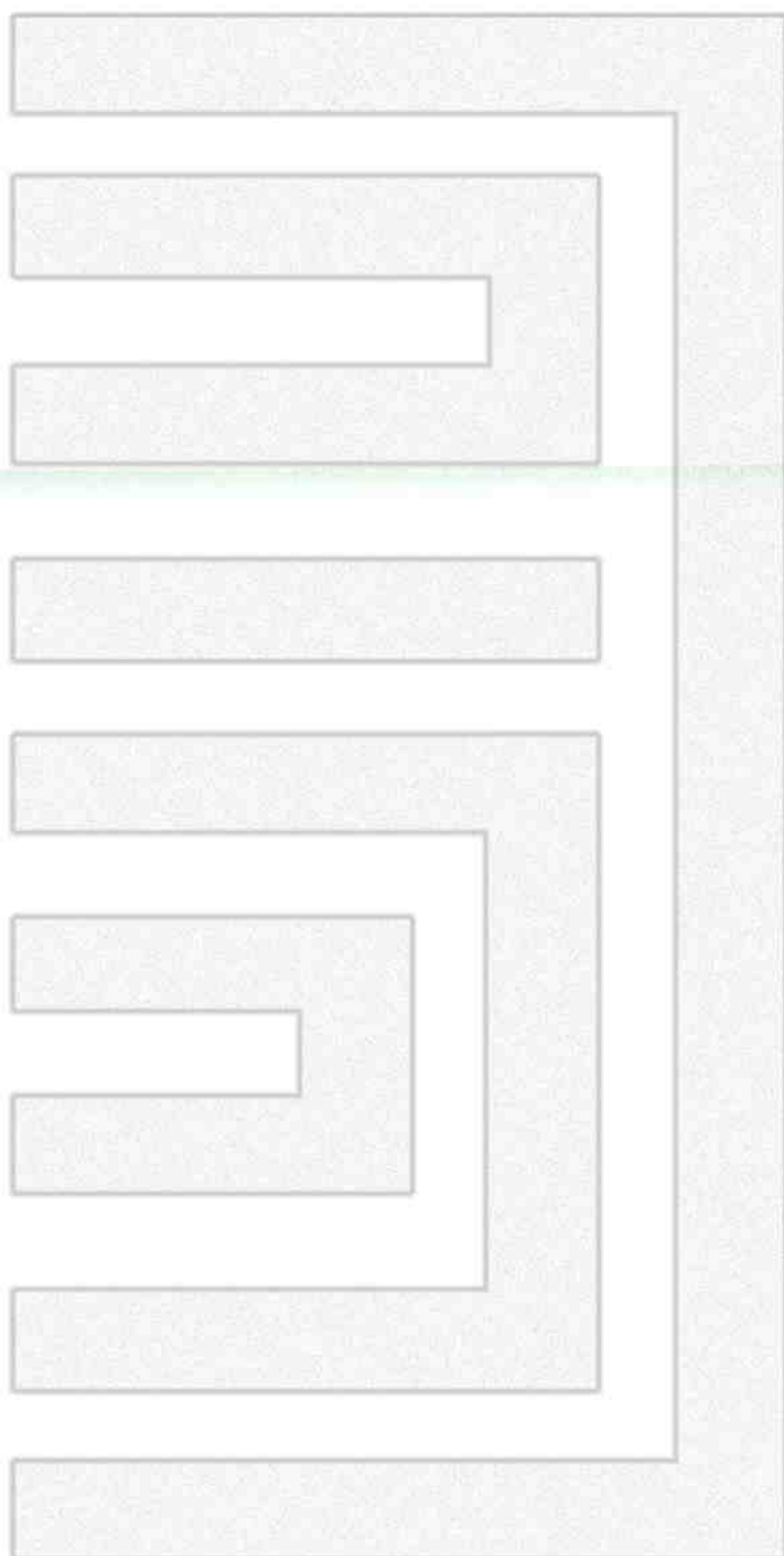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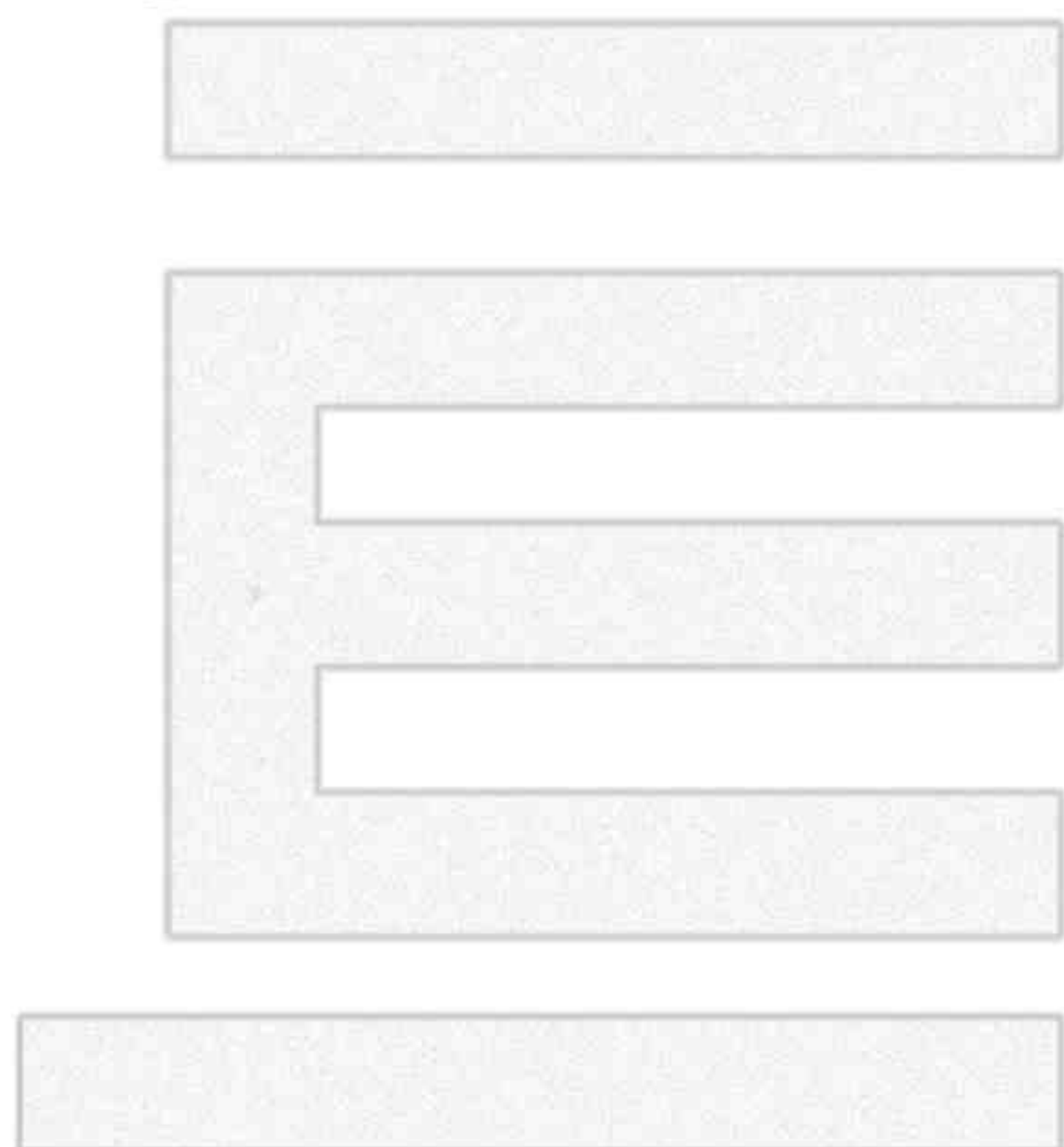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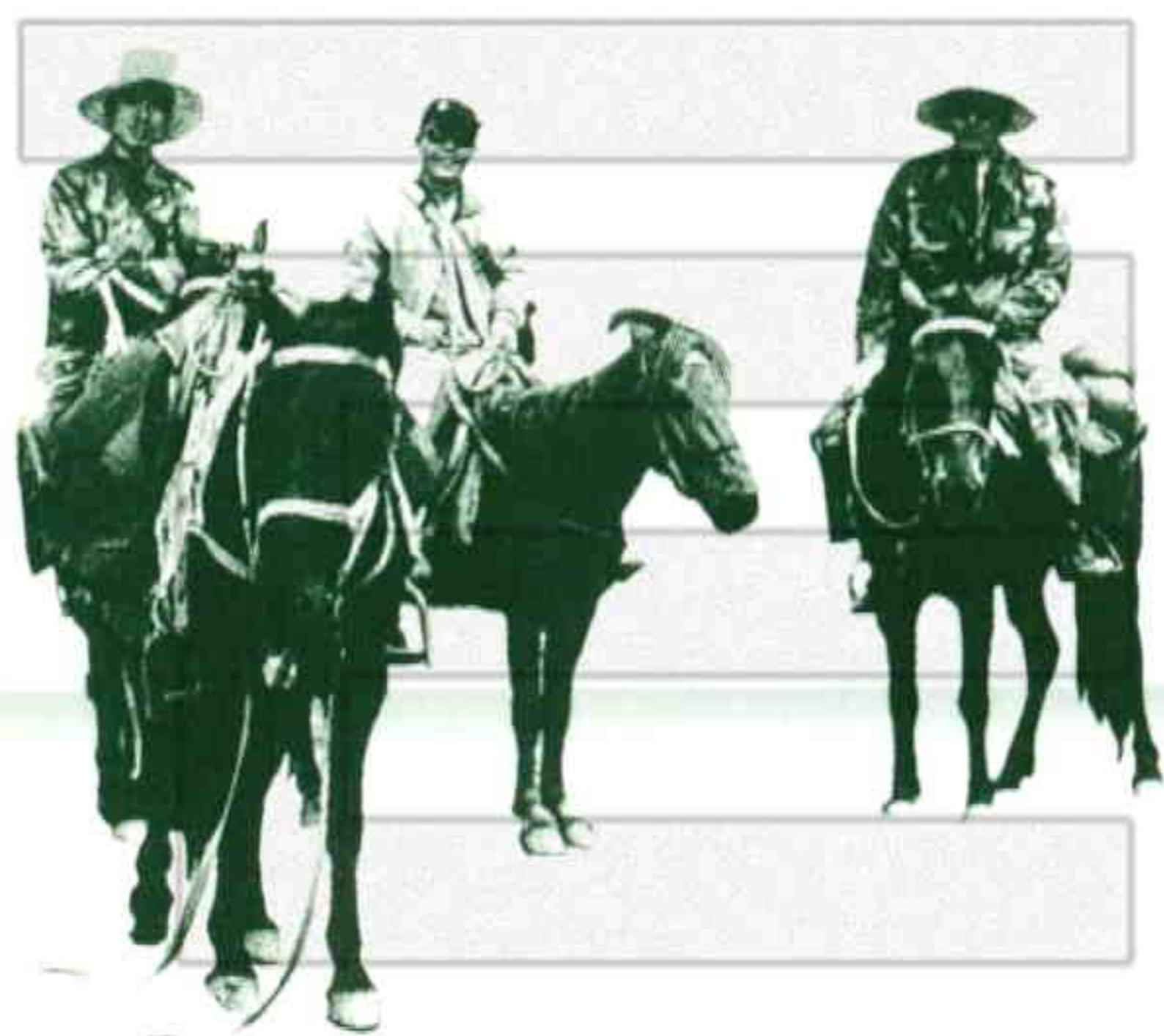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 海 珊

装帧设计 李晓瑜

封面题字 黄其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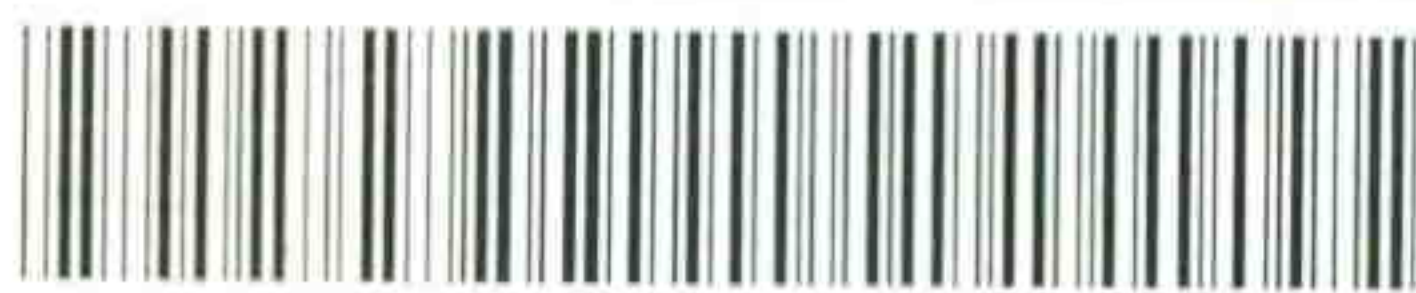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留在 世界上的足迹



孙振光
著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854116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序



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张世铭

1

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,可以看见新疆边防像一个巨大的脊梁。

这个巨大脊梁横卧在阿尔泰山、天山、昆仑山等雄浑的山脉间。它自哈密的下马崖起始,到新疆和田的空喀山口终止,与蒙古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,长达5600多公里,是我国陆地边界线最长、毗邻国家最多、历史上边界领土争端和周边形势最为复杂的边境地区。

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,地位至关重要。长期以来,在新疆边防上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及一大批边防英雄和模

范人物，他们身上凸显出了让世人难以理解的奉献和顽强拼搏精神，在边防上耸立起了精神的界碑。但可惜的是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宣传歌颂、描写边防的文艺作品却不多，致使广大人民群众，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新疆边防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解。这对于新疆这样一个有着复杂边防形势的大省区而言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缺憾的事情。

近日拜读孙振光同志撰写的《留在边界上的足迹》书稿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孙振光同志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(侨务)办公室邻国处处长，现为外办助理巡视员，长期从事边防工作，是我在边防战线上的老战友，也是老朋友。数十年来，他踏遍了新疆边防的山山水水、草原戈壁，亲历了许许多多边境重大事件。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将自己边防历程中的所见所闻汇聚起来，著成此作，十分可贵，充分体现了他对边防的热爱和对国家边境安全稳定强烈的责任心、使命感。我用一名老边防工作者的眼光拜读此作，感触颇深。

本书写事与叙史紧密结合，用较多的笔墨穿插讲述了新疆边防许多争议地区、重大边境事件、边防斗争以及勘界工作的来龙去脉。读完此书，不仅看到了一名“老边防”在漫长的边境线上留下的一串串艰难足迹，也对新疆边防的历史沿革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。全书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，作者描写了原中苏边境形势紧张时期，我军民与苏军进行边防斗争的动人情形，详细介绍了发生在塔斯提、铁列克提、铁尔沙地等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边境涉外事件，用血的事实告诫人们，边防的兴盛衰弱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而且关系到边疆的繁荣稳定；不仅关

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尊严,而且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
全书的字里行间,有对历史英雄、昔日同事的回顾哀思,也有对边防战士的崇敬热爱;有对历史上侵略者无理破坏、干扰我边民生产生活的悲痛愤恨,也有对祖国边防美丽河山的无限热爱,充满着作者对祖国边防和边关将士的真挚情感。

本书文体通俗,文字简练,语言生动,史料准确,是广大读者了解新疆边防知识的一部好教材。

愿此书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新疆边防、热爱新疆边防、建设新疆边防;有助于进一步做好新疆地区的边防工作,维护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安宁。

是为序。

2005年5月30日

目 录



- 001 / 初上北塔山
- 008 / 边界上的马蹄声
- 015 / 面对苏军枪口
- 021 / 苏更达坂上的哨楼
- 026 / 钻进了苏军地堡
- 031 / 山路弯弯进英沿
- 037 / 与苏军面对面
- 043 / 留在英塔尔的纪念
- 048 / 边防交涉中的故事
- 052 / 雪地上的“幽灵”
- 056 / 风雪别尔克乌
- 061 / 塔斯提的悼念
- 065 / 同苏军“打游击”
- 070 / 登上了苏军哨楼

- 075 / 又碰到了苏军
079 / 从吉木乃到诺亚堡
085 / 不平静的边界
090 / 加曼奇的春天
095 / 秋到乌宗阿尕什
100 / 边界上的枪声
105 / 风中的阿拉山口
110 / 第一次同苏军碰杯
114 / 乘直升机去边界
118 / 铁列克提的哀思
123 / 行走在争议区里
129 / 野猪走过的路
134 / 哈巴尔苏山口的枪声
139 / 在博乐的边界上(一)
144 / 在博乐的边界上(二)
148 / 霍尔果斯的边界
153 / 空中走边界
158 / 参加分水会晤
162 / 在蚊子的王国里
167 / 漂流特克斯河
172 / 随羊群转场
177 / 苏军来了
182 / 塔尔巴哈台山上的悲剧
186 / “国门”的沧桑

191 / 铁路在那里接轨
195 / 格登山上的回想
199 / 风雨沙尔套山
203 / 巴尔鲁克山的诉说
207 / 夜宿艾舒塔什河
211 / 苏军的克孜拉乌哨所
218 / 葱郁的阿尔泰山
224 / “萨斯第一牌博”
228 / 克孜乌雍克的夏日
233 / 牧民崇拜的地方
238 / 冰山下的炊烟
242 / 苏设39号界标
247 / 在大堵截的日子里
252 / 同苏军一起进夏尔希里
257 / 感受吐尔尕特
262 / 夜幕下的牛蹄声
267 / 蘑菇的故乡
271 / 日落最晚的地方
276 / 留在边界上的足迹
281 / 德菲谢之秋
286 / 登上帕米尔高原
292 / 昆仑山上的神仙湾
297 / 难忘的南湾(一)
302 / 难忘的南湾(二)

308 / 情溢红山嘴
313 / 拉斯特沟的回忆
317 / 怀念塔克什肯
322 / 戈壁深处的老爷庙
329 / 红其拉甫达坂上的界碑
334 / 去南瓦根基达坂
339 / 牦牛背上的日子(一)
344 / 牦牛背上的日子(二)
349 / 被洪水困住的日日夜夜
353 / 哈方哨所里的会谈
359 / 重上塔尔巴哈台山
364 / 和哈方勘界人员在一起
370 / 在高的奎屯山上
378 / 国境外的旅途
383 / 伊尔克什坦的曙光
388 / 界碑,永远在我们心中
395 / 后记



初上北塔山

1977年11月，是我从事边界工作后，第一次真正地去祖国的边界。边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虽是个熟悉的字眼，却充满了神秘色彩，年轻时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

北塔山是中蒙边界上的一座界山，两国的边界线从它的山脊上通过。当时由于蒙古军人在该地区越界抓捕我方牧民，因此我和同事老林等一起去实地调查。老林是我从事边界工作的第一个“师傅”，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从事边界工作，经历了原中苏边界最紧张的岁月。长期艰苦的边界工作损害了他的身体，他在1978年不到50岁就因病过早地去世了。

蒙古国原是中国的一部分，1911年，正

值中国辛亥革命时期,帝俄趁机鼓动外蒙古“独立”,遭当时中国政府反对;1912年7月,帝俄同日本签订密约,将外蒙古划入其势力范围;1921年,在日本的支持下俄国白匪部队攻陷外蒙古的库伦,外蒙古又第二次宣告“独立”,成立傀儡政府,同年6月,苏联红军攻占库伦,击败白匪,外蒙古宣告为君主立宪国家,1924年又改为人民共和国;1945年,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雅尔塔协议,约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蒙古的“现状予以维持”。同年,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要求独立,1946年1月,国民党政府发表公告予以确认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蒙古国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。1950年,两国签订了《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。1962年,中蒙边界即已划定。基于历史的原因,中国人民与蒙古人民关系源远流长,中蒙边界本应是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,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蒙古当局追随苏联敌视中国的政策,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,本来睦邻的边界,变得不再平静。我们去那里时,正是中苏、中蒙边界风云变幻的70年代。

我们乘坐一辆北京212吉普车,大清早从首府乌鲁木齐出发。秋末冬初的北疆大地满眼已是一片萧条景象,路两边的参天白杨在瑟瑟秋风中显得十分孤独和沉寂,一片片黄叶无奈地随风飘落,树上残留的叶片在秋风中抖擞着,仿佛还在留恋夏的绿色。

我们一行人经停的第一站是驻防在奇台县的边防团。奇台县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杂居的城镇,历史上就很著名,奇台人说,“北京、上海、大奇台”,他们把自己的城镇与北京、上海并列,把首府乌鲁木齐也“不放在眼里”,可见他们

对家乡的深厚感情。由于路途的遥远,我们在边防团匆匆吃过午饭后,同团里的陪同人员一起继续向北塔山出发。车出奇台县,路就越来越难走,说是路,其实就是汽车压出的便道,有时是几条,有时又交汇在一起,蜿蜒向北延伸着。过多的岔路常常把我们引入歧途,走了不少的冤枉路。出奇台两小时后,我们进入了广袤的将军戈壁,饶有兴致地顺路去看了隐藏在戈壁深处的奇观:距今已有1亿多年的树木化石——硅化木。上千棵已变成古化石的树木,横七竖八地躺在约3.5平方公里范围的戈壁滩上,有的裸露在地面,有的从地下探出半个身子,树皮、树心、树根及生长的年轮和少量果实的形状均清晰可辨,面对着它们,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一片茂密的森林,听到了林涛声,可是大自然的魔力却把那里变成了荒漠的戈壁,把它们变成了不朽的“树尸”。

在一望无际、渺无人烟的旷野上,不时遇上成群的黄羊,它们有时会在路边伴随着我们的车一起奔跑,像在和我们赛跑似的;有时又会惊慌择路逃去,还不时地回头观望我们,好像在探询什么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黄羊,我的心情激动不已,听说50年代这里的黄羊更多,只是后来,由于人们的疯狂猎杀,数量才大为减少了。

在辽阔无垠的戈壁深处的路边上,生长着一棵独立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柳树,那是大自然的杰作。在四处绿色绝迹的荒凉戈壁上,这棵柳树经历了无数个寒冬风雪的袭击、炎夏骄阳的烘烤,它都没有被摧残和折服。秋日里它那染着黄色的枝叶,依然彰显着傲视一切的顽强的生命力,给荒漠戈壁带来难得的生机。有一位诗人曾这样写过,“千里戈壁一棵树,就是世外桃源”,只有置身于满目荒凉一望无际的戈

壁滩上,才能有这样深刻的感触,司机们走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踩下刹车。凡走过那条路的人,都会在这棵傲然独立的树下休息一会儿,对那棵独立的柳树情有独钟,留下难忘的记忆。

我们从奇台出发时,万里晴空,天高云淡;广袤的戈壁,辽阔的视野,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随之开朗了。不料,还没容我们闹市里紧闭的心扉完全敞开,西北天际涌现出的一片乌云就很快弥漫开来,天空越来越灰暗,云层也越压越低,转眼间,竟稀稀落落地飘起了雪花。鹅毛似的雪花,很快覆盖了大地。本来就不明显的路,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后更加难以辨认,车在戈壁卵石路上摇摆跳动着前行,仿佛是浪涛中的一叶扁舟上下起伏,一不小心,我们的头就会撞到车棚上。

灰暗的苍穹下,不远处突然有一群黑影从车前掠过,我们都吓了一跳。司机老刘解释说:“这是一群野驴,平时是很难见到的,今天你们的运气不错,饱了眼福。”只可惜在那样的天气里,只见“万驴奔腾”,溅起了一溜雪花,雪花飞舞中,在阴暗苍茫的天穹下,我们无法更清晰地欣赏这大自然的宠物。人和动物都是上帝造就的生灵,和睦相处,共同生存,才能保持自然界的平衡。当你处在茫茫的原野时,动物能给孤独的心带来慰藉与快乐,不是吗?

汽车在广阔灰暗的天幕下,像一只可怜的甲壳虫,在茫茫的戈壁上缓慢地爬行,吱吱哑哑地又行驶了近两个小时,漫天的飞雪慢慢地停了,天空也渐渐明亮起来。远处原来灰蒙蒙的天地混为一体的地平线上,一道东西走向的暗影时隐时现,那就是北塔山了。北塔山东西长约90公里,南北宽

约50公里,历史上就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。蒙古国独立初,乘我国内乱之机,多次在这一地区蚕食我国领土,企图霸占北塔山。1947年,蒙古军队动用飞机、大炮与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,隆隆的枪炮声,给美丽富饶的北塔山留下了难忘的历史创伤,国民党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曾因此事反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。

当晚,我们住在乌拉斯台会谈会晤站。会晤站驻扎在北塔山山麓西侧的一个谷地里,与边防连队一墙相隔。我就是在那次认识了会晤站站长夏永贤和“胖翻译官”巴里杰的。夏永贤是河南人,当兵就在边防一线,和边防结下了不解之缘,在边防上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,守卫祖国边防成为他一生的职业,他现在是一个边防军分区的司令员。巴里杰是典型的蒙古族彪形大汉,人幽默而风趣,是站里的蒙语翻译,在边防上一干也是十几年,枪也打得很准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我又曾几次去过那里,巴里杰带着我去打“呱啦鸡”,他一枪一只,弹无虚发,我跟在他后边捡了一筐子,狠狠地享受了几次“天赐”的野味。共同的边防工作使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我和他们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。边境的夜晚是宁静的,在经过一天的颠簸后,不等连队吹响熄灯号,我们已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早饭后,边防连队干部带着我们去了实地,在前面带路的是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。越接近边界,我的心越激动不已。在此之前,边界、界碑对我来说都是神秘的,这一天我终于一步一步地走近它,神秘的边界第一次在我眼前揭开了面纱。从此,我也和边界结下了不解之缘,注定一生从事边界工作。在许多人的想象中,边界上应该有条线,这条

线划分了两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。然而实际的边界线是无形的,在实地你什么也看不见,要不是看到几座相距甚远的界碑,真不知两边一样的土地,哪块是谁的。在随行的测绘人员对照地图用仪器确定了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后,我们才小心翼翼地接近了这条“线”。

在边界线的我侧,我们清晰地看到蒙古军人越界的车印和脚印,经测绘员测算,杂乱无章的脚印,越过边界十几米。就是在这里,不久前蒙古国武装军人越界抓捕我边民,遭到我边民的奋力反抗。事后,蒙古国方面却猪八戒倒打一耙,在边防交涉中反诬我边民越界。可这些践踏在我国神圣领土上的脚印,便是他们无法抹去的铁证!查清铁证,便是我们此行的任务。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,领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是主权的象征,我们不要别国的一寸领土,我国的神圣领土也决不允许别人践踏。

秋日的太阳已失去了夏日嚣张的气焰,懒洋洋地挂在蓝天上,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,把深秋的大地衬托得阴沉沉的,边界上除瑟瑟秋风声,静悄悄的。可能是我第一次到边界的缘故,感到宁静中仿佛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杀气。阵阵秋风翻动着,一片片枯黄的牧草,显得异常凄凉与苦涩,脑海中浮想起蒙古军人在这里抓捕我边民的情景,不由生出一种凄凉愤慨之感。边界线在实地上是没有痕迹的,尤其是在没有界碑的地方,边民有时误越国界是难免的,发现了劝其返回或向对方提出就行了,我们对邻国误越国界的边民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。而蒙古军人却肆意抓捕我边民,况且还是越过了边界,进入了中国境内抓人,更是人为地制造了边境地区的紧张气氛。邻国间在边界上的友好,是靠两国人